

- Gene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mith, Anthony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 Thernstrom, Abigail and Stephan Thernstrom, eds., 2002, *Beyond the Color Line: New Perspectives 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America*,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Waters, M. C., 1990, *Ethnic Op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论 文】

# 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原因

## ——兼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主义的态度

吴孝刚<sup>1</sup>

**摘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十分重视，曾热情支持波兰的民族独立运动，本文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波兰民族独立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它不是出于对弱小民族的道义同情，也不是出于对民族自决权的道德维护，而仅仅在于波兰独立对欧洲民主革命的工具性价值，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当时民族运动进行评价的唯一标准，它表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的态度——它只是一种革命策略性的判断与思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波兰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欧洲各国纷纷卷入革命浪潮，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终于在1848年爆发了震动世界的欧洲大革命；另一方面，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三国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于1815年结成神圣同盟，组成镇压革命力量的反革命联盟，波兰受到了最严重的侵犯而惨遭瓜分，为争取民族独立，波兰掀起了数次规模较大的民族起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独立运动给予了热情的支持，他们多次参加或组织声援波兰的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表明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立场。1863年马克思曾与波兰流亡者合作组织援助波兰的国际军团，并且亲自撰写呼吁书以声援波兰人民正在进行的斗争，号召人们为波兰起义者募捐。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的努力下，恢复波兰被写入第一国际的行动纲领。<sup>2</sup>《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录的关于波兰问题的文章达20余篇，足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关注。

### 一、两种主义的对立

两位国际主义革命导师对民族主义运动的坚定支持，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是不相容的。<sup>3</sup>

<sup>1</sup>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学与民族学学院 博士研究生。

<sup>2</sup> 恩格斯：《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56年，第14页。

<sup>3</sup> 相关研究见 H. B. Davis,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M. Lowy, "Marxism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两大特点决定了对民族主义的忽视、轻视甚至敌视，第一点是唯物主义取向，第二点是它的国际主义追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是对生产力的强调，它将历史发展规律简化为经济决定律，人类社会的各种内容最终被归结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方面，有重大意义的社会变革都发生在经济领域，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民族就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只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组织。前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着部落、氏族等群体，但没有民族，只有当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时，才产生了民族。<sup>1</sup>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民族终将消失：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和世界市场的确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一致化，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差异和对立会日益消逝下去。无产阶级的统治将更加快它们的消逝。”<sup>2</sup>

唯物主义视角使得马克思主义重视物质和经济，而轻视历史、文化和社会组织，因此相对于作为主要考察对象的阶级，民族受到忽视就是很自然的了。

不仅如此，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即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敌意，他说“每一个企图代替旧统治阶级的地位的新阶级，或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讲，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sup>3</sup>而民族主义无疑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它将本阶级的利益宣传为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不仅通过模糊本国的阶级利益差别来淡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还蓄意制造不同国家的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sup>4</sup>美国学者康纳总结到，民族主义认为人群之间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是民族差异，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群之间的首要差别是阶级差别，它跨越民族；民族主义认为人们效忠的首要对象是民族，民族意识要强于任何国际主义意识，包括阶级意识，而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首先效忠的自己的阶级，人们的阶级意识会远强于民族意识，比如英国、德国、法国的工人阶级会团结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国际主义终将战胜民族主义。<sup>5</sup>因而，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国际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对民族主义持否定态度，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何又会积极支持波兰的民族主义运动呢？是基于道义的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还是基于自由的民族自决原则，还是另有他因？

## 二、支持波兰民族运动的原因

### 1、对弱小民族的不同情

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其中受到肯定的民族运动只是极少数，比如波兰和爱尔兰独立运动，除此之外，绝大多数民族主义运动都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尽管这些民族可能是被压迫民族。恩格斯曾这样评价南方斯拉夫人：<sup>6</sup>

---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New Left Review*, Vol.96, (1976), pp. 81-100.

<sup>1</sup> 恩格斯：《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48-458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7-20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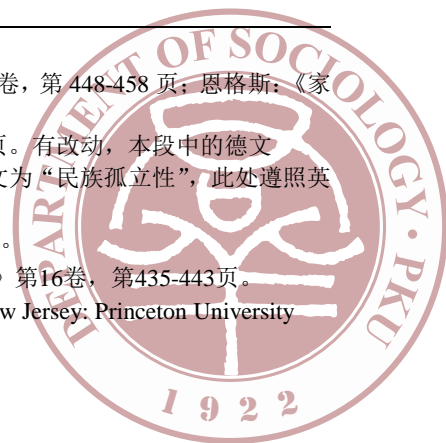
<sup>2</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488页。有改动，本段中的德文“nationalen absonderungen”，英文版译文为“national differences”，中文版译文为“民族孤立性”，此处遵照英文译本，译为“民族差异”。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

<sup>4</sup> 详见马克思：《总委员会致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5-443页。

<sup>5</sup>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5.

<sup>6</sup> 恩格斯：《匈牙利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93-207页。



“胡斯战争，即捷克民族为反对德国贵族和德意志皇帝的最高权力而进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战争，是南方斯拉夫人独立干预历史进程的最后一次尝试。这一尝试失败了，从此以后，捷克人便一直受着德意志帝国的束缚。相反地，打败了斯拉夫人的胜利者——德国人和马扎尔人——却在多瑙河地区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性。如果没有德国人、特别是马扎尔人的帮助，南方斯拉夫人就会像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确实已经发生的情况那样变成土耳其人，或者至少也会像至今斯拉夫族的波斯尼亚人的情况那样变成伊斯兰教徒。对奥地利的南方斯拉夫人说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值得为此把自己的族别改成德意志民族或马扎尔民族以资酬劳。”

在这里，恩格斯不但没有从道义的角度批评“侵略者”，相反，他认为这些被压迫民族应该感激“侵略者”，纵然采取自愿消融的方式也不为过。恩格斯还进一步判断说，这些“只有几千人或最多不过两百万人的弱小民族”“早已走向衰落和丧失了任何历史活动能力”，是“残存的民族”，它们试图独立的行为是对历史的反抗，它们唯一的出路是同化于大民族：

“在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能在某一个角落找到一个或几个残存的民族，即被那个后来成了历史发展的代表者的民族所排挤和征服了的以前的居民的残余。这些按黑格尔的说法是被历史进程无情地蹂躏了的民族的残余，这些残存的民族，每次都成为反革命的狂热的代表者，并且以后还会是这样，直到它们被完全消灭或者完全丧失其民族特性为止；其实它们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是对伟大历史革命的抗议。”

马克思、恩格斯对弱小民族民族运动甚至存在价值的否定，让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倍感不安<sup>1</sup>。但无法否认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从来就不抱有同情，也就是说，对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并不是基于道义的同情心。

## 2、对民族自决原则适用性的限定

在费希特、赫尔德的宣扬下，民族自决原则在 20 世纪中叶时便已深入人心，成为体现政治美德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法则。马克思于 1865 年 9 月明确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针对的正是波兰问题。1865 年 9 月 25 日至 29 日，第一国际在伦敦召开代表会议，会议由第一国际的各主要支部的代表与中央委员会委员联席举行，目的是商讨来年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议程。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提出：“必须在运用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基础上，并通过在民主和社会主义基础上恢复波兰的办法，来消除俄国佬在欧洲的影响。”<sup>2</sup>这一提议被列为大会的第九项议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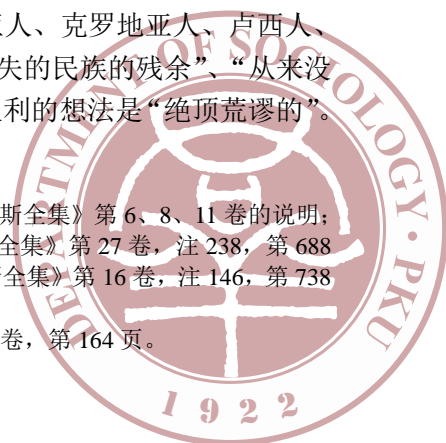
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毫无保留地承认和不加区别地普及民族自决权，实际上他仅同意将民族自决权适用于波兰等极少数大民族。此提议一出台，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认为马克思无条件拥护民族自决原则的误解，鉴于此，马克思立刻催促恩格斯写一篇澄清性说明，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概念及其适用性做出限定，这就是《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一文。<sup>3</sup>

恩格斯说要求波兰独立不意味着承认民族自决原则，不是每一个民族都有权利建立自己的国家。恩格斯在此对 nation 和 nationality 作了严格区分，nation 是指那些“大的”、“历史上清楚确定的”、“生命力显然很强的”民族，比如意大利、波兰、德意志和匈牙利，只有它们才有追求独立的政治权利；而诸如凯尔特人、威尔士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卢西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等人群只能称作 nationality，它们只是“早已消失的民族的残余”、“从来没有历史、也没有创造历史所必需的精力”，它们追求独立的政治生存权利的想法是“绝顶荒谬的”。

<sup>1</sup> 最典型的反应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8、11 卷的说明；以及对《1851 年 5 月 23 日恩格斯致马克思》所作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注 238，第 688 页），还有对《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所作的注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注 146，第 738 页）。

<sup>2</sup> 马克思：《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64 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70-183 页。



恩格斯还说，国家和民族（nationalities）的界限不一定、也没有必要是重合的关系：“欧洲没有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府管辖好几个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欧洲最近一千年来所经历的复杂而缓慢的历史发展的自然结果是，差不多每一个大的民族都同自己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分离，这些部分脱离了本民族的民族生活，多半参加了其他某一民族（people）的民族生活”。恩格斯认为这种情况好处不小：“政治上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往往包含有某些异族成分，这些异族成分同它们的邻人建立联系，使过于单一的民族性格具有多样性。”同样，波兰也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境内生活着不同的民族（nationalities）：波兰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小俄罗斯人等，“所以，如果有人，要求恢复波兰就意味着诉诸民族原则，那只能证明他们不懂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因为恢复波兰，就是恢复至少由四个不同民族（nationalities）组成的国家。”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态度是有所保留的，或者说，他们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承认是抽象的，是否赞成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独立运动的支持并非出于对民族自决原则的一般性承认和拥护。

### 3、波兰的工具性价值

自1847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积极支持波兰独立运动，1875年，马克思在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的演说中总结了主张恢复波兰的两点原因，其中第二点是“（由于）波兰的地理、战略和历史地位所具有的特点。”<sup>1</sup>它准确地概括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30年里对波兰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演说中没有展开论述，这里有必要进行详细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问题的所有思考和立场都是基于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判断，他们认为，当时的势力主要分为两大敌对阵营，一方是进步的民主力量，另一方是反动的神圣同盟，三国中又以俄国最为顽固和强大，是整个封建专制的壁垒和幕后主导，而波兰问题是同盟三国的利益联结点：

“从1815年开始，某些方面甚至从法国第一次革命时期开始的欧洲反动势力，首先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神圣同盟的基础上。而这个同盟是靠什么结成的呢？靠瓜分波兰，这三个同盟者从瓜分波兰中取得了利益。这三个强国对波兰进行的瓜分的路线，乃是一根把它们互相连结起来的链条；共同的掠夺用团结的纽带把它们联系起来。从第一次掠夺波兰时起，德国就陷于依赖俄国的地位。俄国命令普鲁士和奥地利保持君主专制政体，普鲁士和奥地利必须服从。资产阶级，特别是普鲁士资产阶级为自己争取统治地位的那种本来就软弱无力的意图，由于不可能摆脱俄国，由于俄国支持普鲁士的封建专制阶级而落空了。”<sup>2</sup>

波兰在欧洲革命中的战略意义就在于，“瓜分波兰是把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三个军事专制国家连结起来的锁链。”<sup>3</sup>正是由于波兰的被瓜分，导致了反动同盟的形成和联合，导致了欧洲听命于俄国，导致了欧洲民主力量无法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革命力量必须要在波兰问题上与反革命力量进行殊死较量：“欧洲所以处在沙皇的支配之下，就是因为放弃了波兰。波兰确实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从革命的观点来看，这是欧洲大厦的基石，因为革命势力或反动势力谁能在波兰站稳脚跟，谁就能在整个欧洲取得彻底胜利。”<sup>4</sup>马克思和恩格斯坚信，只有波兰的恢复才能清除俄国对欧洲的影响，才能拆散神圣同盟的利益联系，从而扫除横在通向欧洲各民族社会解放道路上的最大障碍。

从地理位置上看，波兰在军事上的意义更是非同小可，波兰一旦为俄国控制，就会成为后者向欧洲扩张的军事基地，马克思对此忧心忡忡：

<sup>1</sup>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0页。

<sup>2</sup> 恩格斯：《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89-390页。

<sup>3</sup>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0页。

<sup>4</sup>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页。



“当俄国根据1815年条约占领了绝大部分波兰本土的时候，它就向西部挺进，不仅楔入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而且楔入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之间，以致当时普鲁士的军官们（例如格奈泽瑙）就已经注意到不能容忍同一个非常强大的邻邦有这样的边界关系。然而，只是在1831年把波兰人平定下去，使这个地区完全为俄国人所左右时，这个楔子的真正意义才显示出来。必须使波兰俯首听命不过是在华沙、莫德林、伊万城建筑强大工事的一种借口。建筑这类强大工事的真正目的，是在战略上完全控制维斯拉河地区，建立向北、向南和向西进攻的基地。甚至连非常同情信奉东正教的沙皇以及俄国一切事物的那个哈克斯特豪森，也看出这是对德国的一种实际危险和威胁。俄国人在维斯拉河上的设防阵地对德国的威胁，要比法国全部要塞的总和还要大，特别是波兰的全国性反抗一旦停止，而俄国一旦能够把波兰的军事力量当做自己的侵略力量来支配的时候，更是如此。”<sup>1</sup>

从历史地位上看，波兰人民一直是各种革命运动中的积极力量，恩格斯盛赞波兰在革命运动中的贡献：“不仅在斯拉夫民族中，而且在欧洲民族中，波兰都是唯一的一个过去和现在都一直以全世界的革命战士身分进行战斗的民族。波兰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流下了自己的鲜血；它的几个军团曾经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旗帜下战斗过；1830年它用自己的革命防止了参加瓜分波兰的国家当时已经决定的对法国的入侵；1846年在克拉科夫，波兰第一个在欧洲打起了社会革命的旗帜；1848年波兰的子弟杰出地参加了匈牙利、德国和意大利的革命战斗；最后，在1871年，它给巴黎公社提供了优秀的将军和最英勇的兵士。”<sup>2</sup>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历史后发现：“1789年以来一切革命的强度和生命力，都可以由它们对待波兰的态度相当准确地测量出来。波兰是这些革命的“外在的”寒暑表。”<sup>3</sup>“波兰在欧洲革命的历史上起着非常特殊的作用。西方任何一次革命，凡是不能把波兰吸引到自己方面以及保证它获得独立和自由的，都注定要失败……决定性的关键在于：联合波兰，革命就保证成功，否则，革命就必定灭亡。”<sup>4</sup>

以上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同情波兰独立运动的第二点原因的内涵，即波兰在战略、地理和历史对革命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我们确信，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支持波兰的唯一原因。因为马克思在文章中提到的第一点原因，既言不由衷，又无法让人信服。

马克思是这样说的：“是什么原因使工人政党这样特别同情波兰的命运呢？首先，当然是由于对一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同情，这个民族对奴役他们的人进行了不断的英勇斗争，从而证明了它具有民族独立和民族自决的历史权利。”<sup>5</sup>

前文已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被奴役民族根本就不存在同情，也不存在对民族自决原则的拥护，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一个民族的同情，不取决于该民族被奴役的悲惨遭遇，也不取决于它享有所谓的民族自决的天然权利，否则，它既无法解释前文所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南方斯拉夫民族的极端敌视，也无法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态度的起伏变化。1851年，恩格斯写给马克思一封信，主要谈论了波兰问题，恩格斯在信中对波兰的态度与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大相径庭，足令人们大吃一惊，在此有必要详细引用：

“我愈是思考历史，就愈是明白：波兰人是一个毫无希望的民族，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除了一些大胆的争吵不休的蠢事外，波兰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别的事。所以很难指出波兰在什么时候，甚至只是和俄国相比，曾经有成效地代表过进步，或者做出过什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相反地，俄国和东方相比确实是进步的。俄国的统治，不管怎样卑鄙无耻，怎样带有

<sup>1</sup> 马克思：《福格特先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42页。

<sup>2</sup>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sup>3</sup> 马克思：《1856年12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83页。

<sup>4</sup> 恩格斯：《在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9页。

<sup>5</sup>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0页。



种种斯拉夫的肮脏东西，但对于黑海、里海和中亚细亚，对于巴什基里亚人和鞑靼人，都是有文明作用的，而且俄国所接受的文化因素，特别是工业因素，也比具有小贵族懒惰本性的波兰多得多。俄国的贵族，上自皇帝和迭米多夫公爵，下至第十四等仅仅是出身高贵的小贵族，都从事工业、盘剥、欺诈、受贿，并从事种种的基督教徒的和犹太人的营生，单是这一些，就是俄国的优点。波兰从来不会同化异族的分子——城市里的德国人始终是德国人。但是俄国却很会把德国人和犹太人俄罗斯化，每个第二代的俄籍德国人都是明显的例子。甚至那里的犹太人也长出斯拉夫型的颧骨来。

1807年和1812年的拿破仑战争，对波兰的“不朽”提供了显著例证。波兰人的不朽的地方只是他们那种毫无目的的争吵。而波兰的大部分领土，所谓俄罗斯西部即别洛斯托克、格罗德诺、维尔诺、斯摩棱斯克、明斯克、莫吉廖夫、沃伦和波多利亚，自1772年以来，除少数例外，都平静地受着俄罗斯人的统治，除了个别地方的少数市民和贵族之外，他们连一点动静也没有。波兰四分之一的人讲立陶宛语，四分之一的人讲小俄罗斯语，一小部分讲半俄罗斯语，而波兰本部足足有三分之一已日耳曼化。幸而，我们在《新莱茵报》上，除了在相应的边界内恢复波兰这种不可避免的义务——而且这也要以土地革命为条件——之外，没有对波兰人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我确信，这种革命在俄国完全实现要比波兰早，这是由于俄国人的民族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因素在俄国有更大的发展。同彼得堡、莫斯科和敖德萨比较起来，华沙和克拉科夫算得上什么啊！

结论：尽可能地夺取波兰人的西部，以保护为借口用德国人占领他们的要塞，特别是波兹南，让他们去搞得乱七八糟，把他们投入战火，吃光他们的东西，使他们对里加和敖德萨抱有希望，如果能够把俄国人卷入运动，就和俄国人联合，并逼迫波兰人让步。从默麦尔到克拉科夫边界，我们让给波兰人的每一英寸土地，在军事上都完全破坏了这条本来已经极为薄弱的边界线，并且暴露了直到施特廷的整个波罗的海海岸。此外，我确信在下次大动乱中，整个波兰的起义只会局限于波兹南和加里西亚的贵族以及一些来自波兰王国的倒戈分子，因为这个王国极端虚弱，再也干不了什么了，而这些骑士们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法国人、意大利人、斯堪的那维亚人等的支持，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暴动为助力，就会破灭，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很可怜的。一个最多只能提供两三万人的民族不可能有发言权。而波兰肯定不会提供更多的人。”<sup>1</sup>

在这封私人信件中，恩格斯在公开场合对波兰民族的同情、赞许以及对波兰民族自决权的尊重都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对波兰的鄙夷、厌恶和对波兰革命力量的讽刺和嘲笑，他不仅不恢复波兰在1772年的边界，反而建议德国与俄国合作来占领波兰。这难免让人震惊，尤其让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感到尴尬和不安。如果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归因于他们对波兰被压迫命运的同情和对波兰民族自决权的拥护，那么就无法解释恩格斯在信中的言论。那么，该如何理解恩格斯对波兰所持的这种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的态度，只取决于他们对波兰在欧洲民主革命中所具价值的判断。在1850年以前的几年中，由于波兰在1830年和1846年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波兰的革命热情和潜力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革命期望极高，把打击俄国、建立民主欧洲的希望都寄托于波兰的民族和民主事业上，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的民族独立抱有极大的热忱，频繁地在公开场合表示坚定支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波兰革命运动却归于沉寂，并没有给反动势力造成打击，整个50年代都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期待的轰轰烈烈的波兰民主革命始终无法到来，革命的无望让马克思和恩格斯失去了对波兰革命的信心。更为关键的是，当时的形势让恩格斯得出俄国先于波兰发生土地革命的判断，这是导致恩格斯否定波兰的根本原因，他毫不掩饰

<sup>1</sup> 恩格斯：《1851年5月23日恩格斯致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83-287页。

地说道：“它只是在俄国本身进入土地革命以前的时候有当工具的用处。在这之后，波兰就绝对不再有存在的理由。”这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波兰民族存在的唯一价值就在于借波兰独立来打击沙俄，也进一步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重视的是波兰革命身上民主性而非民族性，波兰民族本身并无价值可言。在整个5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革命已不再关心，除了马克思在一封给恩格斯的私人信件中表达出对波兰些许的同情外，<sup>1</sup>他们不再有任何积极声援波兰的举动，革命的无望让波兰的价值微乎其微。进入60年代，恩格斯所期望的俄国民主革命遥遥无期，中东欧形势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波兰却在1863年爆发了带有民主性质的起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波兰的态度又为之一变，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说：“（当）俄国仍然处于沉睡状态而波兰已经沸腾起来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又对波兰运动表示最深切和热烈的同情。”<sup>2</sup>

对波兰态度的两次转变，充分说明波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心中处于怎样的地位，他们对波兰的兴趣不在于波兰民族独立运动本身，不在于对波兰被压迫的遭遇的同情，也不在于对民族自决权的维护，而仅仅在于波兰独立对欧洲民主革命的工具性价值，当这种价值存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重视它、支持它，当它不存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忽略它甚至贬低它。

### 三、总结：民族主义与革命策略

波兰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它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对待民族主义的一贯立场。从理论原则上说，二者是相互矛盾的，前者要进行的是世界革命，民族主义必然是这个终极目标的障碍，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否定民族本身的价值；但马克思主义又是一套实践性很强的理论，作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不可能也无法忽视民族主义在现实政治中具有的强大力量，要成为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必须要联系实际，所以马克思主义必须为民族主义留出位置，不能一味地否定它、排斥它，相反，要利用它、改造它，民族自决原则正是一个可以用来吸纳民族主义的口号。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战略框架中，民族主义运动本就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早在《共产党宣言》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革命的两步走战略：

“在形式而非实质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sup>3</sup>

“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sup>4</sup>

在波兰这个具体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表明了同样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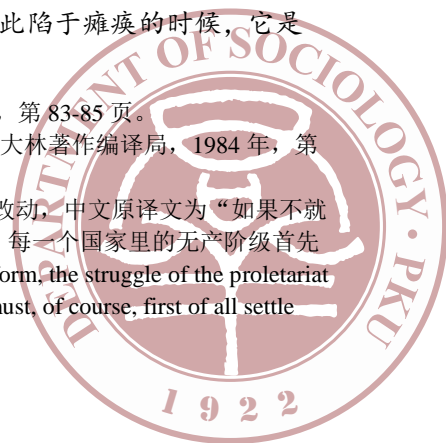
“国际的工人政党力求实现波兰民族的恢复，这根本没有丝毫矛盾。相反地：只有在波兰重新争得了自己的独立以后，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它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促进欧洲的社会改造。。当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时候，它就必须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来反对外来的敌人；当它的内部生活因此陷于瘫痪的时候，它是

<sup>1</sup> 马克思：《1856年12月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83-85页。

<sup>2</sup> 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5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1984年，第265页。

<sup>3</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8页。有改动，中文原译文为“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那末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最初总是民族的斗争。每一个国家里的无产阶级首先当然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此段英文为“Though not in substance, yet in form, the struggle of the proletariat with the bourgeoisies is at first a national struggle. The proletariat of each country must, of course, first of all settle matters with its own bourgeoisie.”文中译文以英文为参考。

<sup>4</sup>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



不能为争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sup>1</sup>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两步走战略的第一步，民族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只是“形式的”而非“实质的”，它不过是实现革命的终极目的的跳板而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带有民主性质的民族革命才是值得肯定的，否则必须要给予批判，由于波兰民族革命会给沙俄和封建专制带来打击，因而它是民主性质的；由于南方斯拉夫民族运动会强化反革命力量，因而“是民主的特别凶恶的敌人”。<sup>2</sup>这就是为什么同样是斯拉夫人，同样有民族独立的诉求，马克思和恩格斯维护波兰的民族自决权，却否定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自决权。

作为一种策略性工具，民族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地位，既不是完全肯定，也不是完全否定，这种模糊性能使马克思主义在处理民族主义的问题上保持策略的灵活性，但另一方面又总让马克思主义者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比如在波兰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要与蒲鲁东主义者斗争，同时还要与波拿巴主义者斗争，而之后列宁一方面要与卢森堡论战，同时还要与鲍威尔论争。

参考文献：

Ephraim Nimni, 1989, “Marx, Engels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Science & Society*, Vol. 53, No. 3 (Fall, 1989), pp. 297-326.

H. B. Davis, 1967, *Socialism and Nation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H. Malcolm MacDonald, 1941, “Marx, Engels, and the Polish National Movement”,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 13, No. 3 (Sep, 1941), pp. 321-334.

Joseph A. Petrus, 1971,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3, No. 3 (Aug, 1971), pp. 797-824.

M. Lowy,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New Left Review*, Vol. 96, (1976), pp. 81-100.

N. N. AGRAWAL, 1955, “Marx and Engels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The In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16, No. 3 (July-September 1955), pp. 243-276.

Walker Connor,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列宁：《列宁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马戎：《为什么要支持波兰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国民族报》2013年3月22日第6版。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mailto:marong@pku.edu.cn)



<sup>1</sup> 恩格斯：《支持波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0页。

<sup>2</sup> 恩格斯：《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8页。